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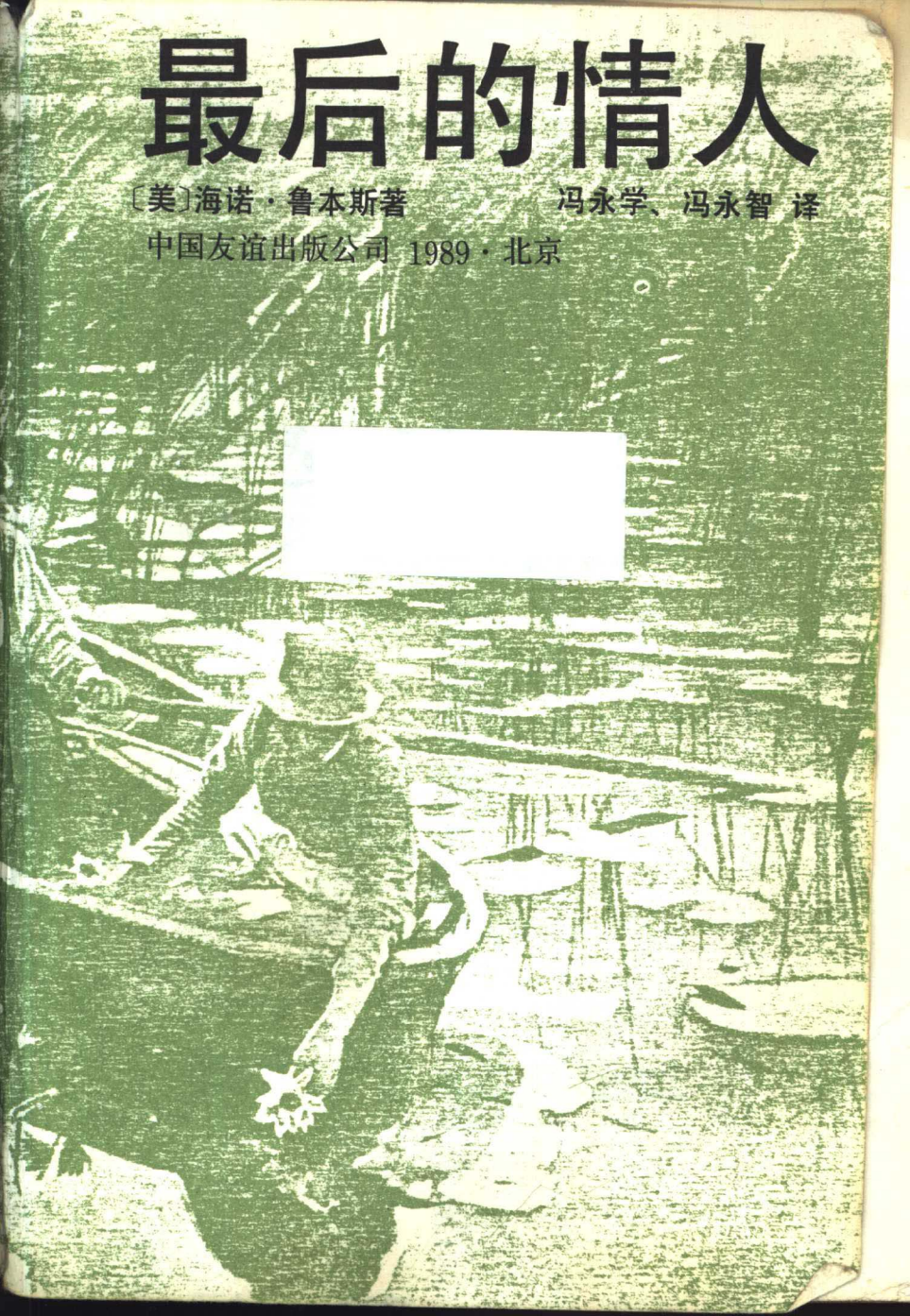
# 最后的情人

# 最后的情人

[美]海诺·鲁本斯著

冯永学、冯永智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·北京





最后的情人

美国 海诺·鲁本斯 著  
冯永学 冯永智 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·13 1/2·303264  
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 
ISBN7-5057-0165-7/ I · 94 定价：4.60元

## 序 幕

科佐琳娜夫人尝了一口汤，味道又香又浓，番茄和大蒜放得恰到好处。她咂了咂嘴，很鲜。她转身看着桌上的小面团和鸡块，叹了口气。这是六月的一天，白天又长又热，空气潮湿。天空暗下来，她不得不把厨房的灯打开。

“这些美国姑娘。”她一边想，一边将切好的鸡肉片塞入面团，包成包子，额上挂着汗珠。“生孩子也要三思而行，这样就不必在大夏天也抱着孩子了！谁听说过这种事？！为什么在古老的乡村，人们把孩子生下来就行？！”她想到年轻的时候，于是笑了。在她看来，这些美国姑娘真是蠢透了。丈夫去世后，科佐琳娜夫人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，职业就是给人接生，但入夏以来，运气一直不好。

门铃声从房子里的暗处传来。她抬头仔细地听，又歪头思忖，会是谁呢？近来一直没有顾客光临，肯定是街上的叫卖贩子。“玛丽亚。”她的喊声在昏暗的过道里回响。“去看看是谁。”多年来，她养成了对孩子们大声喊叫的习惯，声音也粗了，对沿街叫卖的小贩，她也大声嚷嚷。

没人答话。门铃又响了，这次很刺耳，似乎很急切。她不愿意地在围裙上擦擦手，穿过长而窄的过道，来到门口。从彩色的玻璃窗向外看，可以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，她打开门。

一个姑娘站在那里，脚边放着一个小箱子。她的脸又瘦又长，但眼光很热烈，闪着亮，很像黑夜里动物的眼光。科佐琳娜夫人一眼便知，她怀孕了，不久就将分娩。“您是接生婆吗？”那声音既温柔又害怕。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科佐琳娜夫人说。她知道这是位富家的夫人，即使陷入了窘境，那种气质仍在。

“很抱歉来打扰您，但我刚到纽约，我……”她停了片刻，好像一阵颤抖漫过全身。她又急切地说：“我的时间到了，我别无去处。”

科佐琳娜夫人沉默了一会儿。如果接收这姑娘，就得让玛丽亚让出房间，玛丽亚绝对不愿意，她甚至不愿同自己的姐妹同睡。也许这姑娘还没钱，也许她根本还没结婚。她机械地扫了一眼姑娘的手。手指上戴着一枚小金戒指。

“我，我有一些钱。”姑娘看出了科佐琳娜夫人的心思。

“但我没有房间。”科佐琳娜夫人说。

“您肯定有。”姑娘很固执。“我来不及去其他地方了。您的广告牌上写着：接生婆。”

科佐琳娜夫人让步了。玛丽亚和她的姐姐同睡，不管她愿不愿意。“进来吧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拿过她的包。

姑娘跟着科佐琳娜夫人穿过昏暗的过道，登上楼梯，来到玛丽亚的房间。房间里有灯，可以看见窗外的三层楼房。

“脱下上衣吧。”科佐琳娜夫人说。“随便些，就跟在家里一样。”她帮姑娘脱下衣服，将她扶上床。“痛了多久了？”她问。

“大约一小时前。”姑娘说。“我知道再也走不动了。我好上您这儿来。”

科佐琳娜夫人检查了姑娘的身体，姑娘有点紧张。这不是她想象的那样：在附近的医院同乔治在一起，乔治在身边安慰

她，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；或者在家里，可以感觉到爱你的人围在周围，鼓励你。而现在却是另一种情形，她有点害怕。

科佐琳娜夫人挺直身子。姑娘体质娇小；她会吃苦的。她的阴道很窄，生小孩绝非轻易之举。不管怎么说，也得花六、七个小时；也许小孩会出人意料地顺利降生，那将是令人欣慰的事：看着一个姑娘变成妇人，将小天使送到人间。但这次看上去会很困难。科佐琳娜夫人感觉到了，但脸上一点也没表示出来。“你得等一段时间。”她对姑娘笑笑。“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知道；我生了七个孩子。”

姑娘也颤抖着笑笑。“谢谢你，非常感谢你。”

“你现在睡一会儿。”科佐琳娜夫人一边说，一边走到门口。“过几个小时我再来看看你的感觉怎样。事先睡一觉总是好事。”她走出门，走下楼梯。快做好晚餐时，她才想起来还没问姑娘的姓名。“好吧，”她想，“上去的时候再问姓名。”

姑娘闭上眼睛，想睡一会儿，但睡不着。思绪一个接着一个，就像火车窗外闪过的景色——家、乔治。她的心中只有两个念头：家、乔治。“他们会怎么看我呢？乔治去哪儿了呢？”那天她去见他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天下着雨，她离开公寓去餐馆附近的街角同他约会。风很大，她感到很冷；等了两个小时，她又回家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她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，他们说昨天一下班他就走了，现在还没来。他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音信全无。她无法理解，乔治不会这样，他绝不是这种人。也许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。

她望着窗外，不知已是几点了。天色全黑了，偶尔能听见远方的雷声，看见划破夜空的闪电，还没开始下雨。空气很闷，厨房的餐盘丁当作响，不时传来低声的谈话。又香又浓的味道

从半开的窗口飘进来，厨房就在楼下。

孩子们进屋就餐，科佐琳娜夫人发出嘘声，让他们保持安静，楼上有客人。玛丽亚开始很不高兴，后来母亲许诺给她一点东西，她才不说话了。吃完饭，科佐琳娜夫人看了一眼冰箱上的闹钟：八点。她猛地站起身。可怜的姑娘在楼上独自呆了几乎四个小时，一声没吭。这姑娘有勇气，科佐琳娜夫人暗想。其他女人生孩子只做一分的努力，却哭叫个没完。

她叫女孩们收拾餐盘，自己走上楼，来到姑娘的房间里。“感觉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
“我想，很好。”姑娘平静地说。

“多长时间痛一次？”科佐琳娜夫人弯身检查她。

“大约半个小时。”姑娘说。

“很好。”科佐琳娜夫人说着就抬起身。不是这样——她的阴道没有扩张。她走下楼，让女孩们准备好热水和干净毛巾。

午夜时分，暴雨倾盆而降，婴孩也开始降生。姑娘只是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嘴唇紧闭，抓紧床柱上的毛巾，痛苦地扭动着身体。她的脸色惨白，双眼大睁，像一池恐惧的黑水。

凌晨两点，科佐琳娜夫人让大儿子去叫博纳塔大夫，回来的路上可以叫一位神父。

她看着大夫剖腹取出蠕动的婴孩。新的生命诞生了，他哭叫着反抗，不愿离开温暖、舒适的安乐窝。大夫竭尽全力挽救姑娘的生命，已无能为力，招手让神父过去。神父走到姑娘身边，跪在床边，为她祷告。

姑娘太年轻、极勇敢。

她失去了丈夫，这姑娘也失去了丈夫。

姑娘转身对她微微一笑，眼神里是询问的神态。科佐琳娜

夫人把哭着的婴儿抱过来，放在她身边。姑娘看看孩子，头靠着他那小小的头，闭上眼睛。

科佐琳娜夫人突然想到还没问姑娘的姓名。她俯身轻声问。“你叫什么？”她担心让这孩子无姓无名地生活一辈子。

姑娘慢慢合上双眼，看上去很安详。“弗兰西斯·凯恩。”科佐琳娜夫人几乎没听见。她那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，茫然若失，小巧的下巴歪在枕头一边。

科佐琳娜夫人抱起孩子，站起身。大夫用床单盖住姑娘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，用意大利语说道：“我们现在填写出生证明，好吗？”

科佐琳娜夫人点点头。首先，是孩子的生活问题。

“他的姓名？”

“弗兰西斯·凯恩。”科佐琳娜夫人答道。这就是孩子的姓名，他将毕生感到自豪。他的生活将充满艰辛；就这样吧，这是母亲留给他的。



# 第一部

街的对面，圣·瑟雷斯教堂的尖塔上，弥撒的钟声敲响了。早晨八点，孩子们排起队，准备上早课，修女们走进庭院。刚才真是混乱之极，我们跑来跑去，玩游戏，互相喊叫；而现在一切都静下来。我们排成两队，走进学校，走上弯来弯去的楼梯，来到教室。我们坐好，翻书的声音从男孩们那边传来，而女孩们这边则响起了衣裙的沙沙声。

“我们开始祷告吧，孩子们。”安妮修女说。我们把手放在桌上，双手合十，低下头。

我趁机向杰里·科万掷出一个唾沫弄湿的小纸团。纸团击中他的后颈，沾住了。太开心了，我差点在祷告时笑起来，但我忍住了。祷告一完，杰里便回头四望，我假装专心致志地读书。

安妮修女喊道：“弗兰西斯。”

我站起来，有些心虚。我以为她看见我朝杰里掷出纸团，不，她只要我将日期写在黑板上。我走上讲台，从盒子里拿出一支粉笔，在黑板上写道：“星期五，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。”
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老师。“完了，弗兰西斯，你可以坐下。”

她说。我回到座位上。

我舒舒服服地将早晨的时间打发掉了。空气温暖而闷热，几星期后，学校就放假了，我对学校一点也不感兴趣。我已十三岁，身体很壮。学校一放假，我就去为吉米·科福先生跑腿，帮他从赌徒那里收债，那些赌赛马的人在附近的车房里工作。通常是五十美分或二十五美分，他自己没功夫去收债。我会挣一大堆钱，甚至一星期十美元，一丁点也不给学校。

午餐时间，其他孩子都回家吃饭，我回到学校后面的宿舍，孤儿都在那里的餐厅里吃饭。午餐时，我们有一杯牛奶、一块三明治和一块杯形糕饼。我们很可能比那些回家的孩子吃得好。下午，我们又回学校。我觉得下午就像冒险一样。天太热了！我可以去五十四街的码头和哈得逊河游泳。但我记得最后一次冒险时发生的事。

我认为我创下了逃学的世界纪录，我曾连续逃学六个星期。我住在学校，每天晚上都回学校睡觉。我常常偷到修女们寄给伯哈德修士的信，伯哈德负责管理我们的宿舍，这些信多半是抱怨我缺席的事。我编造回信，说我病了，签名签的是“伯哈德”。我一直这么干，直到一个修女来看我，才发现了花招。那一天，我一共看了四部电影，然后回到学校。伯哈德修士和安妮修女正在大厅里等着我。

“他来了，这坏蛋！”伯哈德修士喊道。“我会教训他的，他是病了！”他向我走来。“你去哪里鬼混了？”他一发怒，说话便带上了威尔士的口音，你甚至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。

“我一直在学习。”

“你在学习，”他说，“你在撒谎。”他打了我一耳光，我用手护住面颊。

安妮修女注视着我。“弗兰西斯，弗兰西斯，你怎么能这

样？”她那温柔的语气近乎悲哀。“你知道，我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。”

我没回答她的话。伯哈德修士又给了我一耳光。“回答老师的话。”

我愤怒地盯着他们，急促地说了一大串话。

“我讨厌！我讨厌学校，讨厌孤儿院。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囚犯，毫无自由。我什么也没做，就被关进了这种监狱，什么也没做！《圣经》说真理使人自由。你们教育我要热爱上帝，因为他给了我们很多。每一天的开始都是祷告感恩，为了什么？为了生活在这座没有自由的监狱里。”我几乎哭了，呼吸很急促。

安妮修女的眼角出现了泪花，甚至伯哈德修士也沉默了。安妮走过来，用手臂圈住我。“可怜的，可怜的弗兰西斯。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在帮助你吗？”她轻轻地说：“你做的一切都是错的。”我在她的手臂里动了动，想抬手擦去眼泪。我抬起的手被她的衣服绊住，正好落在她的乳房上。我将手搁在那里，屏住呼吸，天真地张开了手指。她背对着伯哈德修士，他看不见我的动作。她有些迷惑。我仰头天真地看着她的脸。“你发誓永远不这样了。”她说。

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。是逃课，还是……？“我发誓。”我说。

她转身面对着伯哈德修士，脸色苍白，额上挂着汗珠。“他已经受到了惩罚。从现在起，他将做一个好孩子。他已经发了誓。我这就去为他的灵魂祷告。”她转身朝门口走去。

我面对着伯哈德修士，他看了我一会儿。“来吃饭吧。”他说完，把我引进餐厅。

我年已十三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，对社会上的一切都很清楚。今天下午我不逃学了，不管游泳多么诱人，我也不去了；

我要做好孩子，去上课，折磨我的老师安妮修女。因为她注视着我，我知道她想着门厅里的事，想着我感觉她的乳房，我知道修女是女人。我十三岁。

我走到操场上，队伍还未排好。他们正在门口附近做游戏，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。我发生了兴趣，背对着人行道。杰里和另一个男孩抓住了我的手臂。我抬头一看杰里，他正哈哈大笑。

“有什么可笑的？”我吼道。

“你，你这呆子！纸团的事。你以为我不知道。”他大笑。

“好吧。”我说。

我们坐在街边，直到游戏结束，开始上课。杰里·科万和我蒙受上帝的恩惠，上了同一所教会学校，成为亲密的朋友。他是纽约市长的儿子，我是圣·瑟雷斯孤儿院的私生子。

## 二

从记事起，我就一直在孤儿院里生活。那种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坏。我们饭饱衣暖，接受教育。我没有家庭的关心和爱，对此我想也没想过。这种生活让我养成了自信和独立的精神。

我总是干零活，常常把钱借给学校里那些比我幸运的孩子。我知道谁在哪一天能拿到钱，如果他们不还，魔鬼也会上门讨债的。两周前，我借给彼得·桑佩罗二十美分。一星期后他躲开了我。后来找到他时，他已身无分文。这星期我一定要收回钱。

那天下午放学后，我在校园里截住了他。他跟几个伙伴在

一起。

“嗨，彼得，把钱还给我。”我说。

彼得自以为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。他知道自己比我矮一点，但肩比我宽。“怎么回事？”他问。

“把钱还给我。”我说。“上次借你的钱。我又没送给你。”

“见鬼去吧！”他的话带着鼻音。他转身对身边的伙伴说：“这些孤儿院里的私生子真是爱找麻烦。我们为学校捐款，为他们付学费，而他们却拿出主人的派头。等我有了钱，想给你的时候再给你。”

我满腔怒火。我并不在乎被叫做私生子，人们常这么叫我，我理都不想理，我可不像麦卡里那小子那么软弱，伯哈德修士要他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一个“小”字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叫他私生子了。伯哈德修士常说：“你们是最幸运的孩子。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。你们最像我们的天父，因为你们的父母便是天父。”不，被叫做私生子算不了什么，但绝不允许谁赖我的帐。

我扑过去，他闪在一边，一拳击中我下巴。我摔在地上。“你这该死的臭虫！”我说。他骑在我身上，打我耳光。我感到鼻子流血了，于是抬腿猛踢他的下部。他的脸色变得惨白，从我身上滚下去。我一手掐住他脖子。他脸贴地，跪伏在地上，一手护住下部，一手撑在地上。他呻吟着。

我站起身，鼻子流出的鲜血滴在他衣服上。我从他衣袋里摸出一大把零钱，只数出二十分，给他的朋友看。“我只要我那二十美分，看见了吗？”我说。“幸亏你们没动手，否则就像他这样。”

我用手臂擦了擦鼻子，走了。他们迅速围到挨打的朋友身边。

我走进吉米·科福的弹子房。科福先生坐在雪茄柜台后，戴着太阳镜。“你怎么了，孩子？”他笑道。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科福先生。”我自豪地说。“有个小子认为他可以赖帐，他错了。”

“真是好孩子，弗兰西斯。”科福先生说。“千万不要让人赖帐。否则，他们会欺负你的。到后院去，把屋子打扫干净。”我走开时，听见他对别人说：“那孩子会有出息的。他才13岁，就会用我给他的钱放债收利息，押赌注。他比我还能干。”

厕所里有一股烟叶味和尿味。我打开窗户，把脸和手擦洗干净，用衬衣边擦干，然后回到弹子房，开始工作。

下午在科福商店干活是我一天里最快活的时刻。我开始打扫弹子房。房间里共有八张台桌，我应把每张台桌下扫干净，然后轻轻擦桌子，以防弄坏台面。接着就是将苏打水和啤酒冰镇起来。那时还是禁酒时期，啤酒都藏在地窖里。如果有人想喝啤酒或威士忌酒，就对吉米·科福提出要求，科福忙不过来时，就叫我去地窖取啤酒。有时，他也在柜台下藏几瓶。

下午四点，电话响了，赛马的结果传来。我把收到的消息写在商店后面的一块黑板上，谁也看不见。我把台球摆好，为打球的人跑腿，有时也到街对面为他们买三明治。我带着皮鞋箱，如果有人想擦皮鞋，我就给他们擦。

我每星期挣三美元，还有一点其他收入。干得好的话，每星期可挣六到八美元。学校放假后，吉米就派我去车房收小笔赌债。他说我每星期可以挣十到十五美元。六点半，科福先生把所有的帐单交给我，叫我算出来，上面都是每天的赌注。七点钟，我跑回孤儿院吃晚饭。晚饭后，我跑出来溜达几小时，但科福先生从不允许我晚上去他那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
第二天，桑佩罗没来学校，他母亲来了。她站在教室里，一



边跟安妮修女说话，一边怒视着我。安妮修女送她到修道院院长那里。不久，一个女孩给安妮修女带来了消息。

“玛丽·彼得斯读课文，我去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安妮修女说。“弗兰西斯，跟我来。”

我跟着她穿过大厅，来到院长的办公室。我们走进办公室，伯哈德修士、女院长、桑佩罗夫人都在那里。桑佩罗夫人正在说话：“如果你们管教不了这种小坏蛋，就把他送到该去的地方……”她看见我走进办公室，就收住了话头。

女院长说：“到这里来，弗兰西斯。”

我走到她身边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跟彼得打架，把他打伤了。这是为什么？”她慢慢地说，态度很温和。

“他欠我二十美分，不还我。”我说。“他叫我私生子。”我知道这么说会赢得他们的同情。

“弗兰西斯，你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人们叫你什么，没有什么伤害，耶稣说，别人打你的右脸，应把左脸也送过去。我希望你给桑佩罗夫人道歉。”

道歉一文不值，于是我给她道歉。我走到她面前说：“对不起，桑佩罗夫人，我本来并不想跟彼得打架。”她没说话。

我回到院长身边。“弗兰西斯，我告诉伯哈德修士，罚你两星期内放学后不许离开学校。”她说。

“两个星期。”我说。“您不能这样，您不能。”

“快起誓！”伯哈德修士吼道。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“因为，”我说，“有人会接替我在科福商店的工作。”

“你在打零工？”他说完，我点点头。“那么，告诉我，你在那里干什么活儿？”

“打扫卫生，给别人跑腿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打扫卫生，对吗？我就让你打扫卫生。”他说。

“你可以回去上课了，弗兰西斯。”院长说。

“来吧，弗兰西斯。”安妮修女说。我默不作声地跟着她走进大厅。她在楼梯上站住，转身拉住我的手。她站在比我低两级的地方，眼光平视着我。

“别难过，弗兰西斯。”她的目光端详着我。“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我情不自禁地吻了吻她的手。“我爱你，”我说。“只有你是公平的，只有你理解我。我爱你。”

她握紧我的手，俯身吻了我的嘴唇，眼里泪盈盈的。“可怜的孩子。”从那一刻起，她就知道我已不是小孩子，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。她挺起身，叹了口气。我们互相凝视着，然后她转过头去。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教室。

### 三

躲开伯哈德修士的监督实是轻而易举之事。我只需去宿舍向他汇报，擦擦玻璃窗和栏杆，就可以自由了。晚上回去再汇报一次。

也就是在那些日子里，我遇到了西尔克·费尼利。

西尔克·费尼利是我们街区的大人物。他什么都干：酗酒、赌博、敲诈。人们都尊敬他、怕他。在科福商店，偶尔也能看见他。他粗鲁、冷酷、狡猾，总是跟朋友们在一起，无所畏惧。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

有时，很早就把活儿干完了，我拿起皮鞋箱，离开科福商店，挣点额外的收入。这天下午，我来到百老汇和六十五街街

角的酒吧，在那里能挣很多钱。

我一个一个地问：“擦皮鞋吗，先生？”“擦皮鞋吗？”

酒吧间老板很胖，额头挂着汗珠。他吼了起来：“滚开！滚出去！我说了多少次，小孩别上这儿来捣乱。快滚，否则我把你踢出去。”

我没理他，转身朝门口走去。一个坏小子伸腿绊了我一下，我摔倒在地，皮鞋箱也摔在地上，装鞋油的瓶子砸得粉碎，铺瓷砖的地面上全是棕色和黑色的液体。我愣住了，坐在那里，鞋油在干净的地面上四处乱流。

突然，一只魔爪抓住我的衣领，将我提起来。那是酒吧间老板，满脸怒气。“来吧，给我滚……”他都快疯了，说话也结巴起来。

在门口，我挣脱了抓衣领的手。“还我皮鞋箱。”我大喊。“还我皮鞋箱。”

“滚吧！再不要来这里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。滚！”

“还我皮鞋箱。”我大喊大叫，在他身边躲闪，窜入酒吧，把刷子，布条，瓶子装入箱子。

我正要站起来，酒吧间老板又抓住了我，给了我一耳光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。“我要教训教训你这私生子，滚开。”他吼道，又给我一耳光，抓住我脖子，我动弹不得，他抓得很紧。我想踢他，但踢不着。

“让他去吧，托尼。放了他，我要擦皮鞋。”声音很平静，从墙边传来。

酒吧间老板和我都转过身，他的一只手挥在空中，仿佛固定了一般，另一只手仍抓住我。不知道我们俩谁更吃惊。说话的人很英俊，身材修长，年纪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，一手放在桌上，一手玩弄着一把折刀，折刀系在颈上的铁链上。他身穿